


集部

# 滎陽外史集卷十

明 鄭真 撰

## 記

### 易安齋記

同郡項子希昭家于錫山之陽闢一齋為講誦之所取陶淵明歸去來辭語扁曰易安故參知政事鄱陽周公伯琦為書古篆而天台孟先生生子重著之銘詩以

予有往來之契復請為記予作而言曰韙哉希昭之有得於淵明也夫淵明也蕭散夷曠何有乎車馬之榮軒冕之貴哉而使其令於下邑朝夕遑遑簿書錢穀視之不啻敝屣矣解印而去固其夙心特未有以發之爾一旦督郵人至然後五斗折腰見於聲嗟氣慨之間而去之心始得而直遂矣故其辭曰審容膝之易安所以深誌前日之倦且勞也千載之下誦其言而想其為人固有興起而不已者況即所居以命名其不聲隨影接而

意悟神領者乎且安者危之對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而安不易即危不難蹈者何也亦觀其心之所適何如爾心之所適者正則雖高山深淵禍患不測固將轉而為安心之所適者不正則雖廣廈細氈燕娛自適固將變而為危安之與危一間爾可不慎哉希眙誦詩讀書深探旨趣日與二兄希元希周氏侃侃相樂視功名勢利曾不一置諸念慮其肯諂屈以取早且辱乎居焉安焉吾知其安之易易矣抑予又有說焉昔者曾子嘗曰靜

而后能安而孟子亦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葢皆即夫心言之欲求安者其可不求諸心乎心安則身與之俱安淵明曰容膝易安殆與曾孟相發明矣然則淵明其聖門之徒歟希昭有得於淵明則其有得於聖門之學可知矣其尚勉乎哉

隱樂齋記

漢陽熊德昭甫扁其齋居之室曰隱樂誦詩讀書自適

其適者有年矣間以訪親來鄞與予有交好之契俾執筆為記予乃為之言曰世之隱者多矣而鮮有能樂者德晤以隱為樂其深知隱者哉夫隱者顯之對樂者憂之反仁人君子才足以用世志足以澤物忠君愛國存於心勳烈折暴形於色條教法令以成經久之規忠信仁厚以致治平之效功業傳無窮名聲垂不刊隨所意為泰然自足此顯而樂者也若夫志在隱幽分甘肥遯冠冕不足為其榮車馬不足為其富木石之與居麋鹿

之與遊澹然無營漠然以寧此隱而樂者也以顯為樂者達而在上行道者也以隱為樂者窮而在下守道者也窮達有命隱顯以時德昭樂在於隱而不在於顯其志趣可謂正矣且吾聞之地靈人傑古為美談故楚國有才晉人用之德昭生雲夢居漢陽器宇敦龎言論疏爽蓋楚產之最良者際今天下太平草兵偃息士之登金門上玉堂自際功名之會風響雲合德昭顧不能析圭儋爵以取榮耀乎乃今甘與漁樵耕稼者相望於

山水畎畝閒寥澹泊之濱自非安於義命之正其何能之昔孟子嘗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德昭其庶幾矣德昭聞之曰美哉子之言也斯所謂教我者乎遂書以為記

胥樂軒記

韓氏系出自高陽今在四明者為令族有名中字允傳者年二十餘姿貌玉雪而雅志恬然不事榮利闢一軒高明顯敞蓄古今書史圖畫以軸以卷者多至百計座

席累茵褥几格設彜鼎左右布列秩然有序允傳宴坐其中與其從弟唯傳諷誦披閱旦夕不倦客至焚香啜茗取壁上長琴作佩蘭雉朝飛等曲五音六律心融神會殆不知有塵俗事也時予忝以同里館授其家從其伯父節齋父豫齋來飲酒賦詩允傳執子弟禮侍側屬和成章歌數闋盡歡而散閒嘗扁其軒曰胥樂請予為記而未遑也洪武癸丑予掌教臨淮允傳以書來請卒為之因折簡以復曰允傳可謂得所樂者矣夫胥樂二字

多見于詩大抵紀一時燕享之盛爾以允傳自其先曾
大父郡伯妙心居士以儉德植業積善餘慶以至于今
非有車馬之奉幣帛之供與鐘鼓笙磬之娛也而其所
以樂者葢以養氣體之和適性情之正焉耳即而觀之
其非士大夫所當務者乎且胥之為言相也樂者動於
中而發於外者也士生於世當四方承平宴安無虞從
容耕鑿取給衣食洋洋乎詩書禮樂之域悠悠乎性命
道德之天凡其日用之間事物之適有以合衆心之所

同然者將見其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至於不言而喻矣其非胥樂者乎昔者孟子論反身而樂而夫子亦謂朋来而樂夫有以得諸已必有以及諸人已樂矣人其有不樂者乎聖賢之學如是而已豈徒曰一家一人也耶予客居異鄉南望千里思昔時合并之樂有不可得天其或者幸遂言歸復得過兹軒之下問允傳所樂者何事斯有以慰予心者矣嗚乎勉之哉是為記

樂勝雲閣記

樂之義大矣發乎情根乎性合乎禮義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者惟聖賢之樂不可尚已若乃觀光上國覽山河形勝仰宮闕之壯麗覩其禮樂聲明與夫風土人物之廣厚盛大心廣而體胖其樂殆有愈於鄉土所居者矣雲間朱孟聞氏家饒於貲少好讀書作詩有奇氣藝術亦精其能際今聖運徙居濠梁濠梁興龍之地中都肇建四方萬里駢集輻輳孟聞既得所止扁所居曰樂勝雲間而來謁予曰昔太史公周遊天下歷名山

大川而其文益奇吾非忘故鄉也顧吾所見聞非鄉土所有者自今而後問學將日以充知識將日以明吾誠樂焉豈不勝於在雲間者乎且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令天下一家無間南北帝鄉佳麗游焉息焉從容周旋以歲以年亦足以全吾天矣予聞而復之曰孟聞誠樂其所樂者哉夫懷土常物之大情不以窮達而異者也昔者孟聞之祖買臣年四十餘游長安待詔公車歸為會稽太守此富貴而歸故鄉者也孟聞樂不在此則其心

之所適意之所得怡然渙然融然洩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買臣以故鄉為樂孟聞以異鄉為樂亦各言其志也已雖然自樂其樂者不若與衆同其樂樂與衆同者不私其有者也有駜之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胥者相也樂同於人人善斯有以及於後人矣若然者予知孟聞之居非己之所得專也予忝以鄉貢典教臨淮已及三年雖簞瓢屢空貧亦足樂而羇旅之中不能忘首丘之思嘗欲一造孟聞問其所樂者何事而

佔畢從事朝夕靡遑迺今因其言而得其意如此然念其同鄉合并忘形爾汝狀松江之鱸唳華亭之鶴其果能不動心否耶於是乎記之

養拙菴記

前平江漕運萬夫長崑山丁侯仲德扁其所居之菴曰養拙屬予記之夫拙之為言樸也不琱琢以成資不粉飾以為文與世之所謂巧者對稱世之人安於浮俗狃於薄習謂為巧則喜謂為拙則愠是固莫知所以為拙

矣又安知養其拙者哉侯以養拙自名其亦得夫所養之正者乎養者順而無害之義養而無害則夫守身行己處事接物皆有以循其理而無矯逆之沮抑之者彼諂於言笑工於文辭貪於富貴急於仕宦徇名而敗節趨利而避害所以斵喪其天者夫豈有芥蔕於其間哉侯生於吳世以仁厚積業侯承源本之正廓而大之嘗過大江由淮歷汴以至燕薊復出代北過遼東汎海而歸凡世之為巧為幻為譎為詐者固已厭聞而厭見之

矣是故仁義為塗道德為輿從容舒徐與古為徒所以養其拙也中正是式法度是則踐履篤實優入閫域又所以養其拙也是豈非離人羣而立乎獨者哉昔者濂溪周先生著拙賦以為天下拙刑政徹烏乎俟真有得於周子者哉

拙存齋記

巴陵徐允吉甫年五十餘龎厚老成嘗為湘陰縣學訓導教諸生有師法縣長禮敬之或有言其嘗為吏者遂

謫居淮北依王驛以居草屋席門隘不容展步竊自嘆曰吾忝儒素曷嘗為吏哉吾不能取悅人人以至於此非拙也耶因以拙存自號而求記於予夫拙者巧之對稱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具焉五常四端萬善以備何有巧拙之分哉大朴既散澆淫日滋於是為詭詐為便佞凡可以遂口體耳目之欲逞心肆志而本然之天斲喪矣且喜巧而惡拙人人皆然而允吉於拙何獨存之而不去也耶允吉曰吾家湘潭南紀萬里變故以來

馳驅干戈矢石之場以功名富貴稱者不可勝計矣天定勝人英雄豪傑剗削消磨而吾一綫之微茍延喘息得復見天日之盛斯亦拙存之明驗也予固信其言且謂天下之理一而已矣理存諸心心者身之主宰也順其理而不害巧偽之私無從而入焉是亦拙而已矣存其拙者理存斯足以保其身矣允吉其有得於是哉異日杖策南歸父老時相過從試問向之巧者何如哉拙者何如哉允吉視予一笑因書以為記

## 尚友齋記

署中都國學簿永嘉裴君貴和以尚友名其齋居之室要予記之夫人不可以無友也尚矣友資以成德者也貴和以尚友名齋其古聖賢之徒歟所謂古聖賢者上而周公孔子次而顏曾思孟下而周邵程朱之類是也或千萬載而遠或十載而近容貌不得接聲音不得聞也然其治統之傳道學之著見諸方册者皆得論其世馬精神之文心術之契凡道德文章禮樂刑政所以置

諸謀為施諸事業者同符而合轍焉尚友之道孰有加於此哉而今之人狃於近習安於小成於其一鄉一國以及天下固不得取而友也況望其友諸古人乎貴和前鄉貢進士日章之子好學而文居永嘉時鄉先生金公長民孔公子升屈行輩為忘年交在國學與博士趙先生本初為僚友及來鳳陽與助教貝先生廷琚嚴先生鵬飛為僚友等而上之若臺省樞府諸館閣及外郡縣有聲名聞望者皆得討論其未及而振發其已能至於

老成科第在前朝與其先君子同年者亦許為通家其於一鄉以至天下之善固無餘矣而不至於古人不止也故其日用行常以聖經賢傳為閫閾以百家諸子為藩籬孜孜矻矻幽探窮賾言有文而行有章也體之立而用之行也以是而升諸朝廷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不在茲耶先民有言曰學於古人而盡古人必盡之情其貴和之謂乎烏乎友道之喪久矣管鮑雷陳之事後世猶稱之況志於聖人之道者耶若乃挾貴挾長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至於飲食之徒臨利害反面不相識擠之而又下石者彼何人斯予于貴和之尚友不能無感焉於其請為之記而併言之

明慎齋記

上在位十有三年命舉賢良方正之士於是明郡有司以宋君建臣應詔授鳳陽府推官賜衣帶入拜闕下對揚丕顯休命既到官默自念曰推讞古秋官之屬也刑獄民命所關非明察而慎重者不克為𦕈予小子其足

以稱斯任否耶於是即郡第西偏治為齋居扁曰明慎以予同鄉斯文之契俾為之記於是諾而言曰公庶幾克求之於心矣夫不以一毫自蔽其心者謂之明不以一息自怠其心者謂之慎惟明斯慎慎則無不明矣昔者聖人作易於火山旅卦之象曰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而武王之誥康叔亦曰明德慎罰至於他所論刑不曰惟明克允則曰慎因其類不曰明於刑之中則曰茲式有慎明則是非曲直無不公慎則小大輕重無敢

忽我思古人有若臯陶仲由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之流可以企及而近世若宋歐陽崇國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者亦庶幾矣廷臣學古入官鳳陽帝鄉戚里九州二十四縣獄訟之煩何啻千百廷臣盡心焉若鏡之照而無不見也若玉之執而弗克勝也可謂明且慎也已以是而往刑豈有失者哉雖然天下之事惟聖賢克盡其至中人以下過與不及有不能免者焉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刑獄之重或制於事勢

或扼於權力則明不能以常明慎不得而久慎必也敬以持之使無撓於中斯可矣大舜嘗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穆王作呂刑亦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葢聖人好生之德有如此者然則廷臣其以敬為主姑書以為之記廷臣家明之甬東江水上嘗學於宋參政樓宣獻諸孫子史先生內附入京預修禮書既上銓部將奏以官力辭歸養今在鳳陽未及朞歲名聲著聞縉紳君子稱為能官云

詠齋記

滄海之上黃岡之墟聞有學仙之士稱為李長庚之流製為瑤草玉芝孤鶩雙鳳等曲率其弟子泛蓬萊舟倚空而歌時秋高月白一瞬萬里其音飄飄然淩霄漢而入太清也上下數百年間欲求而即之則邈在蓬島方壺之上矣然而餘響之傳終不至於寂然闃然也今得一人焉賈君惟敬年三十餘質修氣清幼時好吟詩自三百篇以下至及漢魏唐宋諸大家無不闖其藩籬家

居黃閣凡山川草木鳥獸之情狀觸心注意一以詩發之嘗扁其所居曰詠齋謫居潁上亦然玆承恩宥歸於舊隱雲水杳冥之間庶幾與夫天籟地籟同其聲之著詞人韻士同其聲之發協之以五音諧之以六呂用以蕩滌其憂慮流通乎精神不亦性情之正者乎惟敬齋居坐忘俯仰上下牢籠百態陶鎔萬象其沈潛也若游魚入重淵之深其眇邈也若飛鳶翔九霄之峻至於詠而成文鏗然金石之鳴鏘然珫璜之聲纍然珠琲之貫

也比之仙音法曲其孰多乎哉且夫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聲者樂之所由以和而德之所由以成也詩曰貊其德音其惟敬之謂乎予素不解詠者而不能忘情焉譬如候蟲將一鳴之視夫雅頌之渢渢洋洋為何如乎異日幸得歸老四明取道黃岡造齋居下傾倒奚囊與惟敬諷誦之吾知一唱三嘆有遺音矣姑書以為之記

安六齋記

臨安朱君行簡以聰明正直薦入京師授知鳳陽府六安州事賜衣冠束帶入謝闕下既到官考諸圖誌知為臯陶所封輒自念曰古所謂樹德茂乎英六其謂此也耶吾家本維揚少從宦游錢塘遂占籍焉嘗泝大江入湖湘度漢沔往返數千餘里風濤之險山崖之峻心凜焉其弗寧也至於荒榛故壘英雄豪傑之場摩挲殘碑斷碣固有不勝其慨然矣乃今出典大州坐享俸祿在畿甸之地而又為古士師建國之地即其三德九德之

詭學而為政亦足以保吾身之安而允終令圖矣視夫向之艱難跋履其孰愈哉州名六安吾以安六名其齋居不亦可乎予聞而韙之曰此所謂慕古人而從之者也昔宣聖孔子嘗曰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而亞聖孟子亦曰居之安則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安之時義大矣哉夫安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安於命分者貧賤不足以易其心安則不撓不撓則不屈不屈則一於義理之正以是而任司牧之寄吾見民生安堵

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涵咏太平熈熈然安於詩書禮樂之教怡怡然安於忠信淳厚之化無有冐刑犯禁背義非禮者矣齋名安六即其地而命名焉於靜義豈不精矣哉且吾聞之六者天地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六隂數也主乎靜靜所以為動之根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然則行簡其安於靜者歟非靜其有能安者耶予客居九年老病相尋亦頗知所自安者向預修九郡圖史知六安山川人物古蹟為詳嘗以使命

至其地憩於南塔得焦狀元遺事想其土阜民淳不能不往來於懷也異日或得過齋居之下為君傾寫然後去

勤有齋記

袁州分宜縣李氏唐西平王第七子嶺南節度憲之後憲嘗居袁州沒而葬於其地曰紅花仰云數百年來不得享有世禄而以詩書克祚其澤名全字汝礪者去節度公十餘世矣年三十餘貌充氣修而篤志於學際今盛

朝命舉文學之士有司以汝礪應詔至京師試鶯囀皇州賦問高麗弑君詔二篇進經御覽授德陽縣主簿未幾縣革併調淮安海州贛榆縣主簿既到官默自念曰古所謂世臣之家非爵祿之謂也于其德焉爾眇予小子其能紹聞衣德言以迓續前人耶夫天下之事成於勤而廢於怠盤銘之日新周公之所其無逸聖人所以儆戒而祇慎者如此況修德而講學者乎吾惟其勤而已乃取韓昌黎戒其子詩中語扁齋居之室曰勤

有云汝礪以使命來鳳陽以斯文之好求記夫勤之為義大矣國而非勤則治政弛家而非勤則生産廢下至農工商賈皆然惟士為四民之首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著書立言明體適用皆在於此使不勤於用力其能有成功否耶夫學貴於成己居顔巷者為大賢下董帷者為大儒囊螢映雪夜以繼日筆耕舌耨惟日孜孜帶經而耡不為勞扣角而誦不為倦感磨鍼而翰林之詩名以成悟警枕而丞相之勳業以兆鑿匡衡之壁者以名

臣見稱鑄維翰之硯者由進士及第名哲所以載諸簡
册傳之天下後世者其學果何如哉汝礪學優而仕而
復即仕以為學鷄鳴而起留情案牘奉上接下無一不
備退而與簡册為伍沈潛涵咏徵顯闡幽肅衣正冠聖賢
如在有不可以淺近窺者矣且夫學存諸心一操縱間
勤與怠分焉然則汝礪其益求之於心乎毋徒以九仞
一簣而自畫也顧予不敏嘗學焉而皓首無成殆不免
面墻之悔忝以科名典教臨淮與汝礪相望數百里間

異日幸得一造齋居相與激發而振厲之使汝礪與古人齊驅並駕不亦可乎哉姑書以為之記



滎陽外史集卷十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十一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滎陽外史集卷十一

明　鄭真　撰

記

雲松巢記

昔唐翰林供奉李公太白望五老芙蓉欲巢雲松崑山丁侯仲德得其遺意扁其居曰雲松巢寢處食息朝斯夕斯泊如一枝之寄而飄然萬物之表亦可謂善學古

人者矣憶自上古大朴未散民巢居穴處草衣木食後聖代作制度繁興宮室起居之安飲食養叅之適去古懸絶矣況叔季之世乎今侯之居不在於山林澗壑也不陵乎霄漢風雨也然謂之巢居豈將放志於高棲身縹眇而與造物者同變化飛走以驚世駭俗哉葢將變今之俗反古之風庶幾有巢氏之民耳其可尚也夫且雲者無心之物松者有用之才松依乎雲雲依乎松二者固相須矣歲寒後凋之操品物流形之妙不於人而

有取乎侯器量弘博材畧深長雖嘗見知於王公大人而功名富貴有不足以動其心焉是葢無心於用而自不能不用者則是巢也歛之近在一室擴而充之將見廣厦萬間𢈔寸八荒而覆庇天下潤澤民生而後知雲松之為巢也且夫徹彼桑土綢繆牖户君子所以明政刑於閑暇也孔子葢嘗讀而賛之矣侯以軍功錫勇爵而獨以雲松名巢豈所謂思患而預防之耶縉紳士大夫過而賛詠歌其下者寧不賛之以知道哉

燕壘記

予友莊九疇氏以儒士徵試吏部授知邵武縣事將告滿以僚友坐累謫居瞿相山耕鑿為業相地一區深廣不盈丈範土為塹葺苴四圍參差而進退之縱横之輪囷焉朧朣焉伐竹斬茅編緝庇覆幽暧蒙密高不容矯首濶不容展步瞪目視之喟然嘆曰其為燕壘矣乎因以名其扁云燕之為壘也手拮据而口卒瘏也羽譙譙而音曉曉也吾作室之用躬親經營之早作而出夕而入

饑渴頓踣呻吟咿嘎不啻燕之勤且勞也至於恩勤卵育止其所止又燕之不若也謂之燕壘豈求名而不得哉予解之曰巢居穴處生民之世然也予其為太古之民矣乎夫士而懷居不足為士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焉省躬念咎斯可矣惟天地間羽族至不一也獨燕與人無鷹鸇繳弋之虞子棲遲畝畝從容衣食視官守言責何有燕良似之哉且燕司時者也春而來秋而往亦唯其時而已子其待時乎衛人有言曰燕燕于飛頡

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子寧戀戀於是壘也耶國家澤及萬類叙復昭雪具典制予送子之歸有日矣九疇謝曰子其善慰我哉書以為異日一笑

石菴記

石菴者同郡洪允誠濠上居也洪氏世家四明在宋時有為湖南宣撫者允誠生當盛平承先業積累從鄉先生單良能遊先生精於理學登門多文獻老成問難往復理明義析允誠日在講下沾沾聽受學正而行端鄉

黨器重之會鎮將開省四明辟置府幕軍機重務贊益為多聖運肇開允誠謫居濠梁興龍之地多古仙遺蹟黃冠野服翺翔夔壇水濂洞間意領心悟嘗謂人曰昔唐賢士有稱水南山人者有稱少室山人者然皆仕途捷徑不能終隱也嗣後二百餘年而吾宗番易平齋先生以文章道德名天下致位兩府而以野處自號則其志之所存可想也已吾去家二千餘里自放于野仰止高山先烈如在非斯人其誰與歸且夫天下之至堅者

莫石若也石者玉馬韞其璞而弗擢終石焉而已矣吾志其猶石乎功名爵祿豈所欲哉因扁其居曰石菴號石菴野人云會聖朝求治急於用賢户部侍郎馬公嘗奉命來臨淮擇其良者而為之勸駕允誠力辭不就洪武乙卯冬中書省遣行人比條宦籍者悉詣公車允誠獨辭有司不獲仰天日以死自誓蓬首垢面敝衣履簡飲食嬉笑不見詞色至省部以痼疾告于侍郎從之宰執大臣有詰之者曰子豈以仕宦為非者耶則對曰銓

衡重在得人痼疾且不任焉用哉用之不敗乃公事耶敗事咎將誰執寧不在用之者耶詰者不能屈遂獲免退歸石庵將徜徉以終老曰吾庶幾不負石菴矣乎因請予為之記夫人所以自别於天地間審其出處之正而已出處既正雖貧且賤何害哉彼有冒進競趨惟富貴是圖若浮雲之有無爾允誠尚志節德義睨軒冕而韋布遠朝市而林野審於幾微守以中正確然不變而卒遂所志得所欲傳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者允誠

有馬子與允誠少同里閈惟吾四明多篤行文學之士縉紳君子樂所以稱道允誠令克蹈之矣顧以不才名在宦牒用舍行藏隨時靡定安得時從允誠石菴之下討論世家之懿以優游歲年也哉

耕讀軒記

沈子仲傑家于吳淞江之上其地平遠夷曠四望雲山渺在天際而重坡叢林聯絡遠近竹樹參差含芳吐秀內則平田廣畞耕耘各以其時外則澄波千頃風烟幻

化儵忽之間景態萬狀仲傑既撫有佳勝乃樹軒三楹覆以白茅置書史其中取陶淵明讀山海經詩語扁曰耕讀力農之暇朗吟清誦若金石絲竹之奏宮商和而律呂諧也客至琴酒相娛寵辱兩忘有不知塵世事者會朝廷廣致多才仲傑辟至京師為督府椽雖簿書期會朝以竟夕而山水寂寥澹泊之趣未嘗不往來於懷也洪武癸丑之二月予以鄉貢計偕春官仲傑以錢叔昂及褚文炳所繪齊居圖請文以記辭不獲則為之言

曰士之生世隨所寓而得所樂故在山林則甘心於肥遯在廊廟則自致於勳名以仲傑志行之修學問謀猷畫諾於甲兵樽爼間固將上裨戎幕偃武修文佐太平之治者然而耰鋤間顧猶不忘平昔之素殆欲俯仰宇宙優游卒歲如古人所云者斯可謂賢也已雖然耕田讀書一致而已耕田必期於有秋讀書必底於有成水旱饑饉及夫富貴貧賤則一付之於天而已昔者吾夫子嘗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仲傑其有得

於斯否耶異日仲傑請命於上杖策歸田以畢遂其志予亦東還尚當扁舟太湖過玆軒之下為仲傑賦之

## 歸耕處記

士大夫之於世審其所處而得所歸斯為善矣歸于朝者為公為卿歸于野者為農為圃道不行有歸歟之嘆身弗辱有歸來之辭進退出處一於是而已使夫奔走馳騖多歧忘返其不至於傾仆而顛踣者幾希噫非知幾之君子孰能知之松江謝伯禮父世以積善名淛右

而折節讀書以材能見稱元至正間外省薦之朝行授同知松江府事同知古通守别駕之職預同民社鄉里以衣錦為榮既三年謂同僚曰吾豈以爵禄為哉家有二親不於此時備孝養一旦終天之憾無及也投牒竟去於澱湖里第奉其先尊德嘉翁母氏葉夫人具滫瀡甘旨極其歡心丁内外艱哀毁如禮服闋值時多故徙居泖上泖上佳山水良田萬頃魚鱗櫛比而耒耜其中焉豐年黍稌以倉以積貢賦供億享祭宴餞之須率資

之前潮省左丞周公伯溫作古篆扁曰歸耕處紀實也
際聖運肇興來居濠梁之東園里薙荒除穢以給衣食
伏臘作苦斗酒自勞涼竹簟之清曙茅簷之暖恍不知
人間世也取舊扁揭之示始終弗忘也而鄉人同在羇
旅者無少長皆稱曰同知公葢本其所得官以為尊稱
云真惟窮達隱顯殊途而同歸伊尹耕於有莘者也嚴
光耕富春光武召之而不能屈龐公耕鹿門劉表俟之
而弗能致此窮而隱也夫把鋤荷鍤風雨蓑笠其與鏘

金戈玉軒車駟馬前呵後擁孰為勞逸孰為貴賤哉然而時之所遇志之所適君子固不以彼而易此也同知公生當盛平致身融顯而棄去有如脫屣足以見其制行之髙矣世運代更勲門宦閥既與海桑同化而畎畆之歸矣言弗渝其誠得所歸者耶雖然古人一飯不以忘君故在江湖猶在廷闕初何隱顯之有間哉昔髙宗駐蹕臨安太師楚國樓公畀繪耕織圖列為詩歌以獻至理宗時西山真先生著大學衍義於豳風一章懇懇

為帝述之是皆以天下生民為心者國家以農事開國濠梁興王之地視古岐周聖上眷念鄉士爰幸中都召見父老以慰其思同知公先朝遺老耕稼畿甸能推廣成說徹諸黈纊斯亦尊君親上之心哉真教職三年戀戀弗去尚及見之矣姑書以為記

學圃軒記

姑蘇樊學士氏侍親來中都於濠水上得地一區肥沃高厚構軒居治圃其中躬秉鍤把鋤以瓜以蔬或羮或

蔬上以奉甘旨之娛次以資賓客之儲甘辛之適隨所意需而芻豢之味有不如焉因扁其軒曰學圃而謂予曰某聖門弟子之後也吾不如老圃何敢自戾於聖言哉顧學而有得焉不敢忘也予曰何如孟學曰生物之功學問之益一致而已矣夫天地之心吾之心天地之氣吾之氣凡物之生者天地之氣也而其所以生者則至理存焉所謂天地之心也吾於學圃而胸合焉種而播苗而植雨露之滋糞壤之培萌者蘖牙者茁芟夷灌

漑發生盛大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歷歲易月循環無窮
益造化生生之妙固有如此者人之生也本之以姿質
之美性分之懿仁義以爲場圃道德以爲藩籬詩書禮
樂其奧區也典章文物其淵藪也修之治之探之賾之
窒者以疏晦者以明其用功也若圃之植而生也其成
功也若圃之遂而成也日之所生夜之所息奮勵自彊
天理舂融人欲蟬蛻吾心即天地矣使夫怠墮不振一
日暴之十日寒之茅塞其心如圃之荒蕪湮穢不得遂

其生育之性奚可哉夫即物理以觀人心此吾之所以為學也予應之曰宇宙之內皆予一身之所寓也萬物皆備於我一圃云乎哉儒先謂觀於草木之生與我心契其樂無涯孟學其有得於是者耶抑予又有說焉圃者細民所賴以生者也士君子欲行其道於天下何以圃為哉蘇逸民雲卿灌園豫章之東湖人無知之者張魏公為相命漕帥兩司以書幣招之漕帥假遊士服得見欲與同載逸民堅拒不就遂長往弗返古人之風節

如是今天下一家禮羅招賢野無遺者孟學居輦轂下
士譽所歸欲為蘇雲卿得乎因誦言以為孟學勸孟學
其果有意乎否耶於是乎記之

## 田園隱記

治生之道田園為重粤自后稷樹藝古今貴賤之家無
不由之而君子獨以隱言何哉夫士之生非專為食也
立身行己可效可師致位廟堂丞疑輔弼豐功盛德澤
斯民而傳後世其斯可矣若夫道不期行言不期用爵

祿不能為之榮刑罰不能為之辱甘心没齒於農圃之
歸惟審於進退取舍者為能古之哲士若陶靖節解印
彭澤賦歸田園迹其蕭散夷曠千載之下為之聞風興
起彼其深山窮谷以鋤耰傳之子孫者何啻千萬竟令
無一言一行可稱其不與草木同腐乎噫隱之為義亦
微矣哉雲間朱孟闢氏徙家中都構屋鍾古城東治圃
以植菓蔬治田以種黍稷無征輸無徭役以衣以食而
從容自給賔客至輒觴酒其中咏歌唱酬如金石在懸

衆樂交作音聲諧而律呂和也因扁之曰田園隱云予嘗過而造焉語之曰昔先聖孔子以隱居求志為未見其人豈真無人哉蓋有待於後人耳故有隱於山林者亦有隱於廛市者亦因其志之適焉耳夫隱者顯之對稱顯行道者也隱守道者也近世以來廟堂之上仕而顯者非不衆多使皆公忠直諒堯舜其君堯舜其民固天下所深望者如其欺公罔上敗度棄禮寵祿甫加而斧鉞已隨於是時也使其悔志草心欲木石與居鹿豕

與遊不可得矣悲夫孟閒玩志詩書道德以為區仁義以為塗言動舒徐俯仰自如殆將與造化為徒矣以視夫昏夜乞哀以釣聲名取利祿者其不赧然夫抑愚又有說焉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遯之為言退而隱去之義也孟閒其學於是耶然遯之為卦內外交變而為晉有麗明之象焉遯而晉斯顯矣仰惟聖明在上賢才彙征旌招羅致無有虛日鳳陽興王之地孟閒攸躋攸芋而聲譽四馳則所以多福受賜而被

親禮者吾知其有日矣孟聞聆予言若有不懌然者久之乃曰學而優則仕吾斯之未能信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其終於此而已矣嘉其志之篤而言之淑也記諸壁上而去

耕雲野趣軒記

雲雨間一氣爾或在空或在野或棲遲山谷或散漫江海變幻倏忽來不知所從出去莫知所止一旦夕間百千萬態欲以形狀彷彿之難矣士大夫於其雲之所在

耕稼以時而急趣之以怡然悠然殆與天地造化相周旋矣吁不其可敬也哉去鳳陽府南二十里曰瞿相山嶐然而高浮崗斷隴映帶遠近良田廣畝犬牙參錯陂塘足溉高岸為城衣食之利與民共之四方謫宦往往樂而忘返金君澤珉永嘉名族也來處其地縛柴為門誅茅為室如燕壘蝸殼隱隱矗矗於杳冥晻靄間東作既興比户咸具錢鎛深耕易耨千百其耦既輟日夕藉草而坐壺漿饋饁短歌咿嚘于時膏雨新霽浮雲被隴

林麓草木蓊鬱深茂鄣公杜宇反聲相喚俯仰上下化育亭毒之妙神領心契如饑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行者之得歸至於獨寐寤言而永矢弗諼者矣因題其所居曰耕雲野趣云澤珉嘗介予友吳孟周氏求文以記辭不獲則為之言曰古人所謂甘心於畎畆者澤珉其庶幾也耶夫君子之於物茍得其趣將終身焉利欲之誘若浮雲之有無而已耕者衣食之源名哲之士非其力不食謂之耕雲蓋非從事於虛無惚怳之謂矣雲在

於野耕於野而適焉安焉其所見所得必有出於物象之表者係以野趣云者葢申而重之而非辭之贅也人之生世非耕則仕仕必登於朝耕必適於野就其迹而論之暑雨泥塗披蓑荷笠上蒸下濕汗體塗足孰與高車駟馬鏘金曳玉起居動靜之安適公通私負急迫朝夕鄰童里幼啼饑號寒孰與高堂大厦萬鍾千鎰飽煖歌呼之快且樂哉然而趣向之適寧為此不為彼其能以貴賤榮辱苦樂為欣戚變異也耶且仕於朝者行道

者也耕於野者守道者也若澤珉者其與道相忘者歟顧瞻天上青雲咫尺大明普照黄道正中今日之耕異日之仕今日之在野異日之在朝其趣為何如也耶易曰同人于野亨而又曰雲上于天需然則望雲就日以膏澤天下吾知其有日矣澤珉其勉乎哉

孤村默隱記

孤村默隱者鳳陽太守滑臺李公歸老之地也公家在南六十里大張村外控大河内亘平野密林廣畝芳塘

曲流參錯映帶所居西北地本平坦阡陌交相通犬吠雞鳴遂擅一村之勝自祖若父樂居其處至公數世矣雖更兵難移徙南北惓惓焉弗忍置也今公謝事而歸焉能無情哉繪而為圖扁焉觀焉意謂在於村中默則無庸於言隱則無庸於仕其可永終令圖矣然竊聞公在壯年以立言待用於世際今聖朝拜監察御史繼僉山東按察司事慨然以言責為己任民生之休戚政事之得失必起而論之來守中都事之弗當於理者誨諭諄

切不厭不倦吏民愛之有如父母凡一言之出一令之施莫不樂而從之服而趨之於是時也雖欲默得乎幸而名遂身退遽以默隱自居何哉無他隱者顯之對顯者不容不言隱者自不容言也隱顯語默惟其時而已且夫恭默思道心之存也淵默雷聲道之存也三緘其口幸免於獲戾駟不及舌者雖悔而不及公之於隱亦豈得不默哉於是而樵於山釣於水耕於畝畞與田父野老徜徉於阡陌間風晨月夕一榻坐忘者萬化之流

行至理之昭著心領神契於混淪沖漠之表而凡是非利害之紛紛擾擾者不惟口不欲言耳亦不欲聞矣易所謂退藏於密詩所謂明哲保身公其庶幾乎昔宋陳希夷隱居華山太宗時入朝問其道不對而還迨至南渡韓世忠位兼將相退居湖山絶口不言兵公之默隱何愧於古人哉非真不能言者也念公之盛德為不可忘於公之默隱終不得而默默也遂著為之記公某字某云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六月十一日鄉貢進士四明鄭

真記

靜學齋記

上虞越郡屬邑舜子孫分地有揖讓遺風自漢唐至於今日千數百年多名世好學君子葢山川靈淑使然也邑名族朱氏家累世業儒有字懷玉者年二十餘以俊選徵入京師試藝南宮爲國學生自博士趙先生以下樂爲延譽懷玉不自矜喜退居一室扁曰靜學齋讀書著文惟日不足於勢利紛華泊如也閱二年天官奏爲

知平凉府静寧州莊浪縣事既到官默自念曰學所以為仕也昔者聖門謂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仕與學益相須也簿書錢穀何往非學哉然非静不足以致力於是仍以静學揭之而求記於予夫人生而静天之道也士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之所以合乎天者惟静而已矣諸葛武侯嘗曰學須静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静無以成學而濂溪周子亦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静者動之體動者静之用一動一静互為其根

而太極之理與之無間靜可以見天地之心動亦可以見天地之心君子之為學其莫先於靜矣是故平居暇日心念義理涵泳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探賾索隱徵顯闡幽即夫事物之器用而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由乎下學上達而馴致乎過化存神之妙闇乎屋漏之微達乎康莊之著蠖屈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斯其為靜學也大矣懷玉其有得於兹否耶夫靜之理微而學之用大無慾故靜靜則安安則不怠不惑而其為學成矣使

夫撼於私慾汩於事勢不專於靜矣其能究竟夫學也幾希若乃習於固陋昧於清虛安於鹵莽而謂人曰吾將以靜學也其然豈其然哉懷王遠治邊邑不識其所學者何事然予弟奇為之僚友以書來言其同寅協恭政平訟理日與其民相安於無事則固靜學之一驗矣異時考滿來朝予在濠梁尚當扣所蘊而考其成亦得而有進矣懷王名瑾在成均時嘗奉命山東上泰山登日觀蒐奇發秘得李斯篆刻以傳縉紳君子稱其為篤

志古學者云併書以為記

澹齋記

嚴陵盧先生年逾六十聞望老成自鄉大夫以下視為範模有所疑者必諮問之先生不自矜喜退治居室曰澹齋一榻蕭然左右圖史處之裕如也會其子思禮為國學生調官山西過中都之臨淮以先生命求記予惟澹者無他嗜好之云世之君子守其常而不變者亦惟澹而已矣然非冲深玄漠者不足以與於斯夫大羹玄

酒味之澹者也而其感通之效實在於兹葢無味之味乃所以為至味也至味之存至理之著也澹之時義大矣哉人莫不有所嗜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軒冕服乘乃喪心之具甘脆肥醲斯伐性之斧嗜慾之為人害多矣悲夫諸葛武侯嘗曰非澹泊無以明志胡文定公亦曰人於世味一切澹泊方好斯言也其察於天地人心之本然者乎先生深隱山中養恬自如而正襟肅容日與賓客子弟講求乎仁義咏歌乎詩書視世之

紛華榮耀乍起乍滅者若浮雲之有無焉豈非真能味
於澹者耶扁焉觀焉循名求實益見其意所適心所樂
身之所蹈而德之所由成矣噫是豈可以淺近形容哉
且吾聞之盧氏為唐青州刺史之後在宋時多以名科
躋顯仕有字登父者於先生為曾叔祖行名其所居樓
曰天邊風露蛟峯方公為之著記予得而讀之想其高
潔豈世味所能奪耶然則先生之澹其有自來也哉予
與先生誼同產恨不得一瞻下風然念自幼及丈亦嘗

從事於澹者異日幸遂言遄取道嚴陵歷階修謁與先生清晤山光水色間庶幾志同道合者乎遂書為之記

先生字德仲至道其名云

滎陽外史集卷十一

# 滎陽外史集卷十二

明 鄭真 撰

## 記

### 龍山隱居記

鮫門為海道絶險自鮫門西行六十餘里有山曰伏龍蜿蜒磅礴若頭之昂鬛之張而尾之掉也山有古招提為唐僧常公禪悟之地嶄絶處趺石尚存武宗時勒僧

人歸宗僧上偈云雲中有寺不容住天下無家何處歸

帝憫其意寺得不廢崖石間有泉曰海眼泉出如縷晝

夜不竭以供五百餘衆山之左右斥鹵沮洳亭監旁午

溜鹻水煑鹽内則良田萬頃犬牙交錯巖崖林麓高下

掩映長溪飛澗控引綿絡山曰達蓬曰石塘湖曰鳳浦

曰沈窖嶺曰雁門石曰鷄頭皆其遠近形勝也慈溪羅

友聞杖策來遊闢一室在龍岡之陽高明敞朗鯨波際

空一瞬萬里蜃樓蛟室雲煙風雨變化不測友聞日與

賔客徜徉其中且謂之曰孰使予樂而忘返者非斯居也耶會天下大定職方有司以友聞嘗在吏籍遣入京師遂泝大江憩鄂渚間又因軍事入苗傜款峒與猿狖麋鹿為鄰者有年矣返乎長淮覩兹中都河山之勝慨然嘆曰自吾去家往返萬有餘里今幸托迹於兹從容無事坐對荆塗二山偃息朝夕視向隱之龍山其孰多也耶因揭舊扁而屬予為記予惟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乾坤上下我室我闥曽何介於彼此哉友聞識見髙明

無係杏在龍山無異於長淮也在長淮亦何異於鄂渚哉故其幽潛靜僻之趣無所往而不得焉者彼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南岳獻嘲西隴騰誚者得失何暇計哉雖然地以人而靈昔宗正少卿東發黃公在宋咸淳時以風節行誼有名於朝其子孫嘗作湖山精舍欲列於宮而不之遂友聞隱居實在其鄉仰企前烈深所興起令其文獻大家若方氏錢氏皆在跬步閭遺風舊俗深可觀友聞行將歸隱韋為我寄聲焉是為記

# 晚翠軒記

鳳陽為古鍾離子之國自漢以來列為郡縣郡包山帶淮以荆塗為朝岡周世宗駐蹕以為王者氣歷數百年今天子以龍飛邸里建為中都視周之岐山漢之沛國士大夫不遠千里而至者占其形勝如在蓬洲仙島不知為人間世也四明潘先生伯英來為鳳陽右衛吏治一軒為宴居之地面南四望山之高下遠近若龍翔而虎踞也萬馬之奔而羣鸞之翥也刀劍之攢而几席之

布也每日既夕山光如洗而落照一抹炫耀衽席伯英顧而樂之用古篆扁曰晚翠云晚翠之説本於杜陵以經濟之學自比稷契遭世不偶崎嶇展轉秦蜀山水中白谷深遊翠屏晚對與浮鷗鳴雁相上下豈塵俗所能羈耶夫陰陽動静各維其時自朝至晚則由陽而陰動而欲静之際也山以静為體静而獲静於晚為宜由是息焉安焉其意思凝寂氣象舂容殆見古人於千載之上矣天地間形色萬殊於其所過而適將終身焉況夫

山之高大静重蒼翠之色四時一致得生育自然之性
足以極游覽之娛哉世之志幽隱者原取於榮觀春卉
繁華蘧蘧蝶夢而歲寒晚翠每於霜雪見之托物取興
之君子固嘗用意於晚矣故不及震耀於一時必欲保
全於悠久士君子當世道之會修名姱節其不在於晚
乎伯英居勝國時掉鞅燕都所交皆天下才雋國子先
生若同郡葉公敬常臨川危公大朴河東張公仲舉尤
喜延譽會朝廷粉黃金泥書大藏經伯英以八法廁諸

其列遂出身爲慈湖鄮山兩院山長陞浰東憲使除今
聖明則年幾六十矣猶從事於簿書期會豈天將華其
晚姑使之徘徊有待耶山以晚而翠益深人以晚而德益
盛伯英載培載植如山之衆木晚翠而底於材焉可也
想其退食自公焚香默坐羣動既蟄萬籟不作俯仰眄
睞空青一色天地造化之妙黙契於忘言之表矣勲名
爵祿云乎哉仰惟聖君在上求賢審官惟恐不及伯英
將考淵入覲大器晚成於時見之紫金山名冠天下笑

傲晩色意悟神怳吾知其猶在淮海間也是爲記

浮菴記

雲間姚君宗文浮家鳳陽於鍾離古城西北得地之勝旁據高阜下瞰長淮兩壘而對如門矯首獨山近在咫尺而中都宮闕城郭歷歷在目於是構室數楹列以櫺檻隆然如舟其外怪石人立刀披劒鏤雜以奇卉名木禽聲上下笙筑交奏縱觀默聽如舟之入崑崙玄圃也宗文脫畧塵俗蕭然物表日與家人婦子燕笑樂衎尋

倫以叙不啻范蠡之於五湖也賔客騈至呼網取魚剖甕傾酒歌嘯於清風明月間不啻蘇子瞻之於赤壁也牙籤插架翰墨凝香探賾義理討論典故與英雄人物神交千百載之上不啻米襄陽所謂書畫舡也宗文居之甚適自號浮菴居士且扁其居曰浮菴其鄉友沈先生文舉既為著傳以予在斯文當為之言按許氏說文浮字從水𣹢泛然無所繫之謂宗文自淛入江自江泝淮其迹近於浮矣抑其出處大致初不在此夫達人大觀

物無不可尾閭歸墟我池我壑曾何界於彼此哉昔者宣聖嘗有浮海之嘆固以道之不行也使夫言果然其過化存神固有不可測者況今天下一家帝鄉咸里觀光上國文物禮樂之盛足以擴充其學問激揚其心志者哉且習俗不同人品亦異詖淫邪遁浮於言者也譎詐狂罔浮於行者也宗文固織而唾之矣彼焉能浼我哉嗟夫宇宙茫茫吾身如寄樂天知命從容自得靜而噓若春沼之魚動而游若秋海之鷗就其氣象觀之謂之

浮可也至於眞境內融英華外發崑崙磅礴俯仰無際深造妙悟物我相忘而太空圓鏡晛朗洞射髣髴乎無何有之鄉矣於是時也宗文以爲浮乎否耶宗文聞而懌然遂爲之歌曰萬化兮浮漚泊吾生兮盍休令淮海兮安流謇予乘兮桂舟駟蒼螭兮驂素虬吹參差兮彈箜篌樂吾樂兮誰儔招羽人兮丹邱超恍惚兮靈遊望不來兮心悠悠颯天籟兮空山秋悲囂俗兮咿嚘遽輕舉兮上浮盻八極兮九州沛洞瀁兮夷猶飛光飛光兮

不少留拂若木兮滄洲宗文起而謝曰子之歌善矣予讓不敢當也浮大白請記諸壁

駟良山别墅記

駟良山别墅者莆田陳君廷傑思慕之地也山在莆田北三里峰巒遠近襟帶左右一水中分衆流交會而長橋卧虹行者負者朝夕弗絶山之上松杉櫧樟蓊鬱深茂怪石林立奇花異卉芳香静幽使人意領心怳昔之論曾楊之學者以為水砂之法於玆為勝陳氏六世祖

兵部侍郎公葬焉侍郎之孫龍門公篤於報本建精藍為崇奉拜掃之所晚歲終老游焉息焉者八十餘年迨今大明洪武辛酉之歲廷傑省墓而來慨然念曰我祖神靈洋洋如在焄蒿悽愴有不能忘可不追孝於前人以迓續於無窮耶於是結屋三楹編竹為籬甃石為徑幽邃靜密塵俗遠屏仰髙俯深山光水色皆在衽席之下歲時來居依依不忍去因題曰駟良山别墅云閲二年廷傑如陜右過中都求予文記之夫人中天地而立

身之所自則吾親也吾親所自則吾祖也曁夫曾高以上雖曰親盡無服而尊祖之心初何間哉故凡口澤所存手澤所遺必恭敬奉承弗墜至於某山某水過必式焉以為其平生所遊覽也況乎宅兆之窀衣冠體魄所藏者哉駟良山莆中名勝侍郎公奉身歸全其立朝大節猶耿耿也廷傑别墅之居所以心存生民而道濟天下者於侍郎公有之似之矣般游衎樂云乎哉謹按陳為莆望族其先以晉永嘉亂由潁川徙閩至唐清遠令

名樞者遷居莆十一世祖宋虞部尚書諱仁壁者讓宅為興化郡治郡為立祠尸祝之傳其子靖顯於太平間累官尚書左僕射為三朝元老著奏議十卷曰經國集其以功賜鐵券封會稽郡王名揆者則僕射伯父也嗣後襲珪瓚者凡十三世至廷傑則十六世矣世家淵源其有自來哉國家大興人治蒐羅巖穴之士無有遺者廷傑之兄廷賔方以文武全才任陜右専閫之寄廷傑必將工登於朝昆季後先規重矩疊駟良山不增觀矣

乎莆人嘗有言曰水遶壺公山莆陽金紫半比莆士大夫為卿相之兆也駟良與壺公山密邇往者之讖安知其不在今日乎予於廷傑誠有望矣因為之著記廷傑名賢别號抱拙生葢以拙忤物托仰河東語以自况云

半湖亭記

江右山水郡稱吉安為最吉安屬縣凡九永豐其尤也去永豐東南八十餘里平湖八頃四山環列而文筆一峯嶄然特起層岡別巘如案如架靈秀所鍾代生名哲

是為胡氏世居之地在元至正間舉江右辛巳進士科名植者則湖亭先生也先生搆亭湖上遂以為號著述之暇攬結山川之勝鳶飛魚躍意領神悟士大夫以經濟期之而遽云不祿有子二人長名啟字尚迪次名某字先振種學績文嗣守先業弗墜尚迪甞慨然自念曰先公文獻之澤久矣紹聞衣德言以追孝於前人者吾兄弟之責也歲月逾邁音容斯在吾兄弟之於先公不敢期而似之如使各得其半亦足以名為人矣遂扁為

半湖亭兄弟相戒塤唱而篪和規行而矩隨風清月白想像彷彿如見其先公焉今尚吏奉上命任鳳陽府經歴真以斯文禮見爲言其概且使爲記因作而言曰是可謂善繼善述也已夫半者數之分世有稱爲半雲者以造化之妙不得而盡窺也稱爲半山者以泉石之勝不得而盡有也尚迪學問文章治政可謂至矣而不敢以先湖亭公自居且與其弟均而半焉則所以夙興夜寐各敬爾儀者從可知矣天下之物得其半則可以得

其全是以萬理殊途同歸一貫况聖賢之學克肖先烈者哉昔亞聖鄒國論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葢師友間氣象有同者下至唐宋時史家撰述以李常侍之類西平南軒之類魏國葢父子間聲望有同者就今觀之尚迪之賢凡諸先湖亭公不幾於全乎想夫天雨初霽一鏡如拭燕坐淵默融然悠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復何計其半與全哉真少好山水嘗過錢塘西湖至孤山左顧右盼以為盡矣及

登靈鷲峰則一湖之勝高下遠近皆在目中始悟向之所得者僅半焉爾夫所行既遠則所見益大故學海者必至於海尚迪宏濶吞雲夢者八九半湖云乎哉仰惟聖君在上用無遺才尚迪既在幕府之職光振亦有名聲於時異日金昆玉季並登巖廊羽儀朝宁如胡氏先忠簡公與弟剛簡公之在宋南渡時則湖亭公之神靈固福而佑之矣而真也安得杖屨遊於斯亭之上快覩西江之盛觀哉按胡氏世胄金陵始祖唐時刺史吉州

封廬陵郡王後有領節鉞鎮鄭州者皆家於廬陵之香城其析居於湖者號小香城宋時衣冠有名德元者官國子博士名寛者號琴窻穆陵朝舉進士與賞花釣魚御宴詩世以為榮自琴窻至半湖又幾世實剛簡公嫡傳因併書以為記云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秋七月既望鄉貢進士四明鄭真記

鶴頂山房記

姑孰當長江下流之會自六朝以來視為重鎮今天子

定都金陵龍蟠虎踞而姑孰為陪都於闕廷為近英俊之域軒冕所興文學之士固有應時風雲侈千載之逢者矣胡先生伯昭家郡東北十餘里控山川之勝自其先世以來隱居求志亦有出為儒學官者先生㓜時遍遊縉紳之門書無不讀而於四聖辭象變占之學尤致力平居宴坐仰觀俯察而萬物萬化之理默具於心矣洪武六年以有司薦為當塗學官遂以斯文為己任未幾引疾歸所居東南二里許有鶴頂山者尤為竒秀先生

素樂之構屋數楹植以松竹扁曰鶴頂山房徙居其中聚書千餘卷窮探幽賾訛者以正缺者以補露抄雪纂朝夕不倦其於學也本諸事物之微而達諸天地之奥即諸彜倫日用之常而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知之明而信之篤行之力而守之固意有所適往往著爲聲詩而沖淡幽遠有陶謝之風其所至可想見矣會朝廷起復之命下遂領懐遠文學掾之職懐遠中都畿甸昔者禹會諸侯之地先生講道之暇而對荆塗二山興懐鶴頂之

陽以予義同出處求文以記予惟天下之有道徳文章者其始也必求幽深懸絶之境而有事焉以為塵俗既屏則志向專一故能以翰墨為町畦簡册為墻壁孜孜矻矻惟恐不及一旦為時而出立言厲行為世師表後進之士過其地者有不覩桑梓而敬恭者乎昔者儒先君子講學若橅之象山閩之考亭衡州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列於學宫爼豆尸祝之而姑孰之天平亦以處游士而設今先生出而以道淑人名將大顯後有良有

司者援天平故事即鶴頂山建為精舍用詩書禮樂以化誘其人使先生之聲譽風範永垂不朽豈非扶世教之大者乎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先生葢有望焉敢書以告來者

鐵硯齋記

燕山陳生昊文年二十餘氣質清修而勇於為學以予典教臨淮縣庠來受朱子詩經傳私擬科舉業數十百題予愛其理明詞順以為一第不足多也生嘗得鐵硯

一事遂以號其齋居而中書舍人胡公廷鉉大篆揭之楣間會予考滿入覲生請文以記嘗閲五代史載晉宰相桑維翰累舉進士不第鑄鐵硯誓以硯弊乃改業後卒以科第顯然則有志於科名者莫維翰若也生其志維翰之志者歟夫硯為文房四友之一與筆墨出處任用相類而壽夭不同昔人謂筆以日計墨以月計而硯獨以世計者以其為石而堅也況以鐵為之其堅尤甚於石者歟使累世研磨用筆墨以萬計不足以少挫彼

以三餘之學一二十年之功有托於茲其不克底於成者鮮矣以是孜孜焉矻矻焉是舊日之維翰即今日之昊文也斯不可尚矣哉予向居四明山中讀鄉先生鄭魏王安晚與劉公后村林公竹溪著為四制硯以石虚中目之劉公則曰一泓之水不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其托興取義深矣生之於硯不資乎端溪之美産而獨與昆吾之鋼赤堇之英發揮朝夕則其篤實内充而輝光外發者可見矣仰惟聖天子以明經取士登其選者臺

閤方伯之任於是乎取之今賔興在通縣大夫以生之名上之郡府貢列矣予雖老不文尚能取鐵硯銘之是為記生字仁伯本高句麗人在至正間其父宦遊係籍燕都復從而南定居臨淮云

友蘭齋記

古之君子必資友以成德故近而取之一鄉遠而取之一國天下又上而取之古人誦其詩讀其書以論其世也夫使得諸古人固不異於今人得諸一鄉又何異於

一國與天下哉迺若取友而托諸物焉其亦君子用以比德者乎湘為長沙府屬縣去縣百餘里地名春溪隱士曾子敬父居之修德行誼鄉黨敬焉構屋數楹猗蘭遶砌用磁盆科植登置几格笑而指之曰吾與之相忘朝夕者其在兹乎因以友蘭自號而名其齋居以其先君子常作縣五河與予有斯文之雅求文以記蘭見於本草而雜出於經傳雖其一草之微在巖谷間不與凡葩雜卉爭妍並擢則其物性之得天者然也士君子取

其芳潔則必茹華保真而簎穢不得入焉取其静幽則必違聲遠利而塵坌不得入焉其非比德乎夫托物比興者性情之正也昔屈子甞曰滋蘭九畹而又曰紉蘭為佩蕕以譬夫逸民君子有仁義道德者爾然而荃蕙既化菉葹盈室至以蘭為不可恃葢傷時俗之變而志有不得伸者如此其忠君愛國之心何惓惓哉予敬家湘鄉正屈潭祠祝之地遺風餘烈固有所興起矣想夫天日卓午芳香襲人援琴雅奏作猗蘭之操神融意釋與

蘭寫真矣雖然至人遺物乃與道俱今聖運文明賢才彙征子敬抱道而出天下之士若臯䕫稷契者與之為友以堯舜其君民不愈於友蘭矣乎於是乎記之

澹菴記

予年幾冠與宗文永嘉鄭君伯厚隸業四明郡學伯厚勤苦惕厲虀鹽朝夕受書經習舉子業期以功名自見後數年學成講授弟子隱居養親洎如也際聖運肇興以嘗試浙省徵至吏部校藝中選授合州定遠縣主簿以

稱職聞調安西鞏昌府成縣主簿逾二年以春首入覲既還知予典教臨淮走訪風雪中予以久别割腥置酒相勞苦伯厚歘然若不敢當者予語之曰是豈不足飲食也耶伯厚曰吾志於澹久矣昔諸葛武侯云非澹泊無以明志味其言而有得焉及官於蜀拜武侯象精神志意有若黙契因以澹菴自號凡饑渴寒暑之際以澹自持而弗得過焉今子所以館穀我者厚矣無以發明之可乎予遂與之言曰澹者至味之存而至理之存也

太羮玄酒足以致其誠簞食瓢飲不能改其樂則澹者其人所難哉士君子從容於義理之天周旋於信厚之地凡聲色臭味所以瞀目聾耳伐性喪心者其可有一於其間也耶伯厚從事於澹是以自始至今疏糲自給仕宦所至氷雪其操視夫甘脆肥醲輕纖華麗舉不能為之動斯所謂安於理之正者矣以是恪守不變所以致壽考而綏福佑者不在兹乎在宋南渡時胡忠簡公亦號澹菴其上封事力詆秦檜南荒萬里貶竄相繼而

賦詩自適曾不以利害死生為意非真味於澹者不能也伯厚筮仕入朝與國家事風節行誼固當以忠簡公自期矣無食焉怠事而曰吾澹於宦情也伯厚謝曰吾子有以教我矣遂書以記菴之屋壁

瞻雲軒記

雲之為物變化無常囿乎天地而天地不能囿也蔵乎山壑而山壑不能蔵也浩浩然莫知其所止飄飄然莫知其所始也然而孝子之用心乃指雲之所在為親之

所在有登太山而望河陽者其亦𩔗風陟岵之用心乎予典教臨淮過廬陵鄧君存仁之子九淵氏為言吾家自先曾大父潼川提刑府君以科第進身傳及四世宦學不絶忝以家教年逾弱冠與羣士旅朝闕下授池州貴溪縣丞以二親在堂累使迎養而吾父報以有祖母不得舍母而就子也九淵實遑遑焉於是即官舍扁其軒曰瞻雲居三載調毘陵義興縣丞復使奉迎弗至且示書曰汝祖母年踰八衮設使吾去左右一旦不測誰

任其咎耶況田園邱壠一家之重汝弟尚幼孰主持之哉慈孝之義吾思有以處之矣汝能盡忠於國不足以榮親耶既三載入覲復職又二年得歸省膝下二親爲之色喜未幾授鞏昌府成縣典史縣即古西康州遥望廬陵數千餘里而朝夕定省不能釋然于懷也先生其有以慰我哉子語之曰善矣哉古孝子之存心也夫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事親如天地豈不重乎然以仕宦所羈違遠顏色山川阻深迎養弗致

矯首長望見雲而不見親則托物以寓其思者固其情之所不能已也且人非父母不生九淵之念其父母猶父存仁之念其祖母也祖母之愛存仁猶存仁之愛九淵也存仁以母之故而不忍遠適九淵以二親之故而不忍忘家一親親之恩也孰得而議之哉登斯軒也望斯雲也葢不特其子思夫親親亦念其子矣彼其至行精純本乎天禀十年之間展轉南北白雲親舍之思在貴池無異於義興也在西康亦無異於貴池也雲乎雲乎其

知九淵之心者乎昔有仕至宰輔而迴拜親在朝誇為盛事今聖教大明惟賢是用異日九淵登諸廊廟之上三釜九鼎以為親壽不亦遂其心矣乎於是乎誌之

恒農軒記

明郡屬邑定海靈緒鄉之西曰任溪以邑大姓任氏得名其外大海際天波濤萬里蜃樓蛟室變幻莫測內則重巒疊嶂高險深阻飛瀑如練下注溪壑蜿蜒曲折若鏘金奏玉聽之不倦良田廣畝犬牙交錯五穀之入穰

穰滿家無有饑歲任氏之先以力農致富饒而讀書循理一門少長隱然有三代遺風曰存敬氏者敦厚慤實士也自㓜有志於學鄰邑旁近有曰杜洲書院者延鄉先生孫公正甫訓導弟子員存敬從之遊受朱子詩經傳學成而歸輒自嘆曰農之子恒為農其秀民之為士者亦賴之吾庶幾農民之秀者乎且耕田讀書以天下事置之念慮在古人可數也眇予小子獨不能掛一編牛角與古人寤對於千載之上耶於是扁所居曰恒農以

為學之成猶耕之穫云際今聖運以博學薦入京師試藝中選倅高郵州事適予典教臨淮以同鄉庠序之好求文以記夫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故甫田之詩曰烝我髦士蓋生於田野安於畎畆不以異物而遷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俊秀之才足以為士是故農為國家所賴而農之為士者尤有賴焉自漢以來若倪寬高鳳之流其非出於農者乎彼其鋤耰未耜朝夕相尋自以為終其身矣一旦位躋通顯旌麾

道前騶從擁後天下之人固欽慕而健羨之矣存敬奮身畎畒冠裳佩綬任州佐之寄匪惟斯民頼之國家亦頼之矣然而存敬終不忘乎農者所以重本也且玉堂金馬富而且貴不如涼竹簟之清曝茅簷之暖足以為便且適也高車駟馬祿食萬鍾不如秋風罷稏土盆瓦缶醉飽歌呼之為安且樂也於是而扁焉覩焉其亦見夫志之所存矣昔宋廬陵曽公安正著禾譜凡四十五品内翰蘇公以其不譜農器為缺作秧馬歌以遺之予

以筆代耕者也於東作之勞夙有意焉俟存敬致政還里相與力田山海煙雨晦冥間其亦足矣若乃擊土鼓歌豳雅筆之於書曰大有年則有春秋之法在

## 心遠樓記

吳郡郁明本氏寓居臨淮城構樓居號曰心遠其同郡友陳仲良謂予曰吾與明本居斯地久矣愛其習俗之美不能去也斯樓在闤闠中俯而視之邑屋萬家鱗次櫛比長街廣巷縱橫貫綜車塡馬集衣冠禮樂所以悅

心胘目者相錯也遠而望之淮山濠水岡連岸接帝鄉湯沐宮闕園林之壯祥光佳氣葱葱鬱鬱仰瞻尺五藹然化育之洽焉明本以居以棲扁焉觀焉其脫凡近而游高明者乎先生幸為一言焉予詰之曰明本之於斯樓也不出衽席不越户限以為心遠欲置其心於何所也耶請有以語之心者神明不測者也其體至備其用至周即乎一事一物之微而通乎萬理之會形乎一瞬一息之間而極乎八表之外不局局乎卑且近也不遑

遑乎淺且陋也理之存焉身之泰焉筆吉云乎哉我思古人若柴桑處士者正惟有得於此故其詩曰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是豈為外物所移者耶想其采菊東籬而悠然南山悅飛鳥之還以為真意而欲辨忘言則夫萬化之妙已默契於其中矣此心之氣象他人不能識而柴桑獨識之夫君子之學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矣而况於一心之微如太空明鏡洞然内照者乎明本反身而誠焉悟焉

斯可矣予不能不為一言也勉之哉是為記

雲松巢記

雲松巢者贑郡過君復亨休息之地也贑城南五十里有山曰空同迴薄貢江與鬱孤臺相望其西南諸峰挺拔直上勢如削筆上有飛泉三道下有龍湫累朝封誥存焉欲觀者以誠扣之則浮水面已而沉焉此其異也山之東南五十里鄉曰四會里曰安樂後有一山曰小廬山層巒怪石高下隱伏與空同山相接環以清溪九

曲深僻靜幽賁為郡形勝之會復亨世家文獻曾大父
概軒先生有田有廬耕稼其中世運代更廬以兵燬而
田亦蕪廢不治載傳及其先君子思義重為墾闢而未
見及竟復亨慨然曰菑播之責其不在我乎於是而對
小廬山構屋九楹如先世之舊雜植松竹花柳内庋書
史往來遊憩秋風罷秷斗酒自勞不知其為人間世也
遂號為雲松巢云以予同容臨淮有斯文之雅求為之
記昔李太白望匡廬五老峰欲巢雲松蓋將與古仙真

人頡頏翱翔於天地也復亨詩似太白而其卓犖不羈亦彷彿焉使白復生殆以昆季處之矣乃獨寓形一室超忽動蕩於萬化之表精神之契其不如見謫仙哉雖然白宗室貴胄也天寳名對金鑾供奉翰林恩隆寵洽至於夜郎之謫則其命之不幸也復亨生當盛朝數覲闕下對揚顯命縉紳君子以遠大期之而復亨顧歉然不自安以為思患豫防之計乃明哲保身之基則夫綢繆拮据固有所不容已者且地以人而靈向者廬山以

太白遂為天下所景仰今小廬山安知不以復亭得名哉且予獨不觀諸鶴乎悄焉林叢一枝如寄及夫搏風霄漢不知其幾千里也然則復亭豈巢居者哉予也有巢氏之民樸拙之甚於復亭高風遠致何能形容之姑記其大略云爾

居敬齋記

君子之於敬也猶居之有屋室焉屋室知所以居之以體所便心所安也而不知敬為身心之主宰居之尤重

於屋室者乎予典教臨淮十年每告學者以持敬之法退而獨處暗室屋漏之地不敢怠慢焉褻玩焉庶幾以爲存養省察焉一日弟子員吴生原達請名其齋居予命之曰居敬會中書舍人胡公廷瑗以使命來用李斯篆法揭之梁間生復請予一言遂告之曰生欲闚理聖門之閫域者乎使不居之以敬吾恐不得其門而入矣生其慎所居者哉粤自唐虞至於成周君臣交相訓誡不曰欽若則曰欽哉不曰敬之敬之則曰不聰敬止至

於聖門教人居處執事之常見賓承祭之重及夫修已安人而天下平者莫非敬也數千百載之下繼孔門之傳者其論敬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歛不容一物至於朱子著為敬齋箴則兼動靜表裏言之其於體段形狀具矣生其有事焉弗忘焉洞洞屬屬如捧盈焉如恐失焉固將悟其理之所以然者矣雖然敬所以行禮禮者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非敬也一事之非禮亦非敬也生之於敬也其審於禮矣天理

人事有節有文有儀有則敬以求之斯可矣豈曰詞章記誦釣聲名取利祿而已哉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是也佩服終身可矣因書以為記

榮陽外史集卷十二